

所谓“野蛮成长”只是体现在用灰色手段突破管制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，而非官商之间利益的输送。

## 中国企业的 “野蛮成长”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

最近读了13年前哈佛大学的辍学生、如今的全球第五大“富豪”扎克伯格，重回母校在迟来的毕业典礼上的演讲，颇多感慨。这篇演讲更像是最新的一代人对自己的时代使命的宣言——“我们有可能成为终结贫穷、终结疾病的一代人”。扎克伯格毫不避讳地指出，我们的体制出了问题，为此他还把自己也“摆了进去”：“我可以从这里辍学，在十年里赚到几十亿美元；而千百万学生却还不起他们的贷款，更别提开创一家企业了。”还比如，“如今我们花在治疗病患上的钱，比为一开始就找到预防人们生病的方法花的钱多五十倍”等。

我的感慨来源于不同社会的企业家，其差别可以大到什么程度。像扎克伯格这样大谈使命和体制问题，并不是在所有的社会都会那么“自然”。

你看，在我们中国社会，谈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不论事实上有没有，能有几个不被人怀疑背后有个高管岳父或者神秘人士等等。人们不大相信一个企业或者企业家的成功会真的是一种使命的胜利。

我无意于抬高或者贬低哪个社会的企业家，甚至我敢断言，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企业界没有一段“黑历史”，美国更不例外。重要的是，无论哪种社会，最终都会殊途同归：企业终究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机制，企业家就是这种机制的人格化身。

并且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，在新一代企业家身上，不约而同地都会具有扎克伯格这样的气质。谈论使命，不再是“企业社会责任”的装饰物，或者“成功学”的必要点缀，而是成为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枢纽所在。我们身边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是明证。

但中国企业几十年来形成的“野蛮成长”的印记并未消失，即使在共享经济那里也是如此。比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共享单车，ofo和摩拜最近就陷入了法律大战之中，起源是对其内部贪腐的举报。真有其事也好，竞争对手的抹黑也罢，我们留给司法机关去判断。

不过，媒体也指出了单车企业扩张中的一个痛点或者隐患，即以城市为中心的扁平化机制，权力极大的城市经理有利于企业结合地方特色快速扩张，但肯定也会留下隐患。其实，我们在一些快速扩张中也看到过类似的例子，比如快递行业，企业早期在对一个个城市市场的争夺中，不仅有灰色手段，甚至也会有黑色手段。一位从业人士就曾告诉过我当年的一幕：发生纠纷时，对方打电话叫人，你也得能打电话叫人才行，有时候还得请黑道上的“知名人物”出来摆平。

随着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，黑色必然减少，但我们在现实中发现灰色地带其实还是很大。单车企业的城市经理的权力过于集中，可能也是企业在市场扩张中不得已的选择，因为这种

机制有利于企业更快地应对体制环境。比如最近有一篇流传的对企业家经营艰难的吐槽文章中说道：现在，管企业的婆婆很多，每个部门都手执尚方宝剑，都有一套置企业于难受、亏损、崩溃乃至陷入绝境的法律法规。

这位企业家继续写到，如果说以前还心里不服气，会与执法者理论，现在则变“聪明”了，因为“他们真的是有法可依执法有据”，冲动的后果只能是更多的罚款更高的代价，还不如积极配合，顺便讨价还价，减少点“制度性交易成本”来得划算。结果呢，这位企业家甚至对查出贪官不感兴趣，因为这个贪官倒掉了，意味着前期的努力又化成了泡影，新官上任又要从头再来……

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些都是成长中的烦恼。从理论上说，中国社会是一个统一大市场，但真正的统一，不是企业仅仅在全国各地都有业务就行了，实则是统一的商品和服务规则在全国的扩张。这条路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。

比如房地产业，一个房地产企业可能在全国都有业务，但没有实现产品的标准化，甚至一些地方市场也是通过政商勾兑来完成的。这种“野蛮成长”，人们习惯称之为“暴富”。共享经济不存在“暴富”一说，像共享单车，服务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是必须先行的，所谓“野蛮成长”只是体现在用灰色手段突破管制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，而非官商之间利益的输送。

所以，我说共享经济身上带有“野蛮成长”的印记，但暴富式的“野蛮成长”正在离我们而去。正如经济学家钟伟说的，神秘暴富枭雄的时代正在终结。所谓神秘，比如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，突然之间平地起高楼，神秘的企业和人物似乎无处不在，却又无迹可寻。所谓暴富，是不依赖产品不依赖科技不依赖寻常路径，却能数十年之内资产暴增千亿甚至万亿级。所谓枭雄，是说控制人行踪不明，但正常规制往往对其缄默和回避，让人侧目和私下议论纷纷。



正如从去年底开始延续到现在的金融大整顿所显示的，神秘的色彩终将慢慢褪去，那些或真或假的传言开始得到澄清，隐身的控制人慢慢也大白于天下。与之相伴的是，那种野蛮的暴富的路径越来越行不通，走正道的企业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真正主流，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真正支撑。这是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诉求。与短期内出现的市场波动相比，金融整顿所要服务的这个核心诉求才是影响深远、关系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。

“明者因时而变”。从企业的“野蛮成长”的变化中，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变迁的内在逻辑。这是任何利益团体都难以阻挡的历史大趋势。E